

十朝东华录

乾隆朝

第六
卷
七
册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二

高安陳邦瞻 編 遠 如 論 正 輯

明太倉張溥

秦檜主和權死附

張

溥

天

如

論

正

李綱請內
修外攘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初黃潛善白遣雱為所請使又請太常少卿周望為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存濟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詞厚禮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二帝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雱以往且致書于粘沒喝

秋七月丙辰開門官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金時上皇在燕山謂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有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綰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詳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東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黃潛善等難之出勛于外冬十月壬辰以王倫為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開門舍人朱弁副之倫等至金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留倫等不還

王倫宰升
入金被留

宇文虛中
留金與韓
昉俱掌制

二年五月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時罷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于金時金人方起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虛中楊可輔劉海王既並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獨留金國初建制度草創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即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因是知東北之士皆憤恨臨北客以信義結納金人不之覺

三年夏四月起復朝散郎洪浩為金國通問使時粘沒喝自東平還雲中訛里朵自濱州還燕山帝遣皓移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諸使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力不能蹶逆聽忍事之耶留亦死不仕豫亦死不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

洪皓受精
沒喝迫使
仕劉豫不
屈遂流遁
冷山

張邵使金
不展據四

金人迫朱
弁往并
不展

提懶以秦
檜為來謀
縱其和妻

運南舉朝
縱檜獨范

宗尹李回
力薦其忠

高宗專主
和自檜始

論以揚言
得相位

檜與呂頤
浩語人言

使出外

胡安國誤
信游辭言
而贊檜

怒將殺之旁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且為暗請得流遼冷山九月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武臣楊憲副之邵

至瀋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還邵為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於三四聞者泣下見左監軍撻懶命邵拜

邵曰監軍與邵為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

隙謀臣復起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偽楚潛立羣盜並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也今大國

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柞山岩

四年九月金人又迫朱弁仕劉豫且誘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思北面臣之乎吾有

死耳金人怒絕其饌遣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飢待盡誓不為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

古兵交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

冬十月辛未秦檜自金歸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為其任用撻懶信之及南侵以為參謀軍事又以為

隨軍轉運使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

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桌孫傳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

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

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群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

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

兵則自檜始

紹興元年八月丁亥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范宗尹罷相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

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二年六月秦檜罷時呂頤浩為左相檜為右相會桑仲上疏願以所部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為聲援頤浩信之屢

請出師檜時已有傾頤浩之意因誦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

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彞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帝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

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

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頤浩至常州桑仲已為崔明所殺前軍將趙延壽復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初胡安國

昭治風黃
一年勳龍
櫓

昭治風黃
一年勳龍
櫓

昭治風黃
一年勳龍
櫓

嘗聞游昨論櫓人才可方前文若故力言櫓賢於張浚諸人櫓入相安國時為給事中呂頤浩既還愾愾傾已欲去之問計於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閣宜先去之會頤浩薦朱勝非代已都督命下安國奏勝非正位家司值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連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銀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爭之遂落職提舉仙都觀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璪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瑁等二人餘人皆坐櫓黨落職櫓亦自求去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櫓善櫓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說言于帝曰秦櫓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着衣咬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櫓所行及櫓求去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上書劾罷櫓遂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龜年又奏論櫓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章凡三上乃褫櫓職仍榜其罪於朝堂示不復用初櫓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櫓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櫓語乃塞至是帝乃召直學士院蔡崇禮語以是及居正所言崇禮即以帝意載于制詞略曰自櫓得權而舉事謂當聳動于四方建茲居位以陳謀乃首建明于二策周燭厥理殊非素期播告中外人始知櫓之姦九月壬戌王倫還自金倫既破留父之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所在倫遂與朱弁及洪浩以金遺忠潛通倫意由是兩宮始知帝已即位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上皇相見居於懸忠寺至是並遷于霄都霄古奚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既至居于相府院嗣僕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食死者甚眾金粘沒喝使烏陵思謀即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疆雲中之役我實領師贊厥成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益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遣之已而粘沒喝至曰比使來問其意旨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持侍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旨不然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粘沒喝不答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復以潘致堯為通問使如金附茶藥金帛進兩宮三年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粘沒喝使李永壽王

金人遷俘
重江之議
與檜相合

上皇崩於
金司馬林
服新喪朝
哭
胡寅陳蓮
阿鮮

檜以張浚
薦逐漸用
事

胡寅請帝
服喪

珣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以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為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五年夏四月甲子上皇崩於金五國城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置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林與秦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林曰為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新喪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遣同使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詞旨悲痛金人亦不之罪五月辛巳遣忠訓郎何鮮使金罷中旨舍人胡寅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叔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議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旨吾所重乎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如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耶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發可致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開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鮮之事恐和議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鮮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六年八月丁未以秦檜為建康行營留守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温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新用事

七年春正月丁亥何鮮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及甯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飲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從之是月以秦檜為樞密使三月己卯還尊宣和皇后韋氏為皇太后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甯處屈已講和正為此耳至是從

趙鼎初知
所責

趙鼎相晏
數復有憂
色

蒲虛虎議
以河南陝
西地與宋

趙鼎初知
所責

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還尊為皇太后。十二月癸未，王倫還自金，初倫再使將還，金人新廢劉豫，趙鼎送倫曰：「好報江南，自今道途無梗，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丁亥，復遣倫奉迎梓宮于金。

八年三月壬辰，復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指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吾人相矣。」

倫至會，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節，會趙鼎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韓本力言不可。東京留守訛魯觀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阿懶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便。」蒲虛虎位在幹本上，趙鼎說魯觀附之。由是蒲虛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弘館伴之。弘以為御史時嘗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弘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皇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己。異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己請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詞，出於愛君，不可以為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眾議遂息。烏陵思謀等稱朱弁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賜之。秋七月乙酉，秦檜復請遣王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曰：「左正言辛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國耻未雪，義難講和。凡七上疏，力諫不報。冬十月丁巳，罷參知政事。劉大中、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侍御史，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甲戌，趙鼎罷。帝意不樂鼎，給事中勾濟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遂出知紹興府。入辭，言於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秦檜率執政賤之，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亦憾之。」以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先是，軍執人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畏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議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

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還尊為皇太后。十二月癸未，王倫還自金，初倫再使將還，金人新廢劉豫，趙鼎送倫曰：「好報江南，自今道途無梗，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丁亥，復遣倫奉迎梓宮于金。

勾龍如淵
為構謀
善謀精大
善
曾聞與張
善言極言
不可和

許忻謀達
王倫

檜猶以為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盡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為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志。丁丑。金以張通古舊哲為江南詔諭使。與王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郡。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十一月。戊戌。王倫入見。辛丑。詔曰。全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已就。和命侍從臺諫。詳思條奏。於是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禮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黃侍議。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詔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又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開乃與從官張燕晏數復魏。魏平。檜遂尹燧梁汝嘉樓招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呈宋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趙雍皆極言不可和。吏部員外郎許忻上疏曰。金人始入寇也。國嘗云議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河朔千里。焚掠無遺。及再舉深入。遂陷都城。懼我百萬之眾。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議和矣。乃遣二聖出郊。追取宗族。係累大臣。然後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議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謬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已從之。夫彼以詔諭江南而來。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議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真為臣妾矣。陛下方寢苦枕塊。豈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為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况大軍之聲。驚動我陵寢。戕毀我宗廟。劫質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廢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反。遂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讐。彼謂我之必復此讐也。未嘗頃刻而忘國我。豈一王倫能平哉。陛下包羞忍耻。受其詔諭。而彼之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夷狄矣。豈不痛哉。自金使人入境以來。中外惶惑。陛下必以王倫之為不妄。金人之詔為可從。臣恐不惟墮夷狄之姦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眾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今雖未能克復中原。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嚴振國勢。處定。故金人國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其謀叵測。今虜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更與一二大臣熟

王庶性言
不可和
惟而出之
胡誼請
新王倫
近秦檜
汝楫劫
之

議其便無遺後時之悔不報甲辰王庶罷庶論虜不可和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虜自重以為功繼其說庶語

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耶檜大恨出庶知潭州辛亥樞密院編修胡銓抗疏臣謹按王倫

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

誘致虜使以招諭江南為名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

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

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

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

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

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烏呼自

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陷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

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

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

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謂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闕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况今國

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國常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賊之於淮

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倘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萬乘之尊

下穹廡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天帝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及也今

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

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之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

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悞諫已自可

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會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今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

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天管仲伯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

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

用事老
押和議
勾能如訓
勳指取金
嘉納禁中
尹煥數謀
和議

有如鐵湯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當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之頭，竿之臺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甯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既上，檜以錢狂妄，凶悍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與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詔除名編管新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錢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詞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為賀，其詞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晏敦復謂人曰：傾言檜姦，諸君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欺爾，他日何所不至耶？十二月，己未，以李光參知政事。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籍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于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尚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時檜以未見國書，疑封冊白帝。帝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受金人封冊？於是楊沂中解潛韓世良見檜曰：朝議籍籍，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王倫亦以計說張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丙子，張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權禮部侍郎尹焞上疏曰：本朝金狄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猖獗。昨者城下之盟，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厄已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讐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崩，德皇后崩，問遼來莫死不報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奉迎梓宮。請問諱日為事，今又為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當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陛下信讐敵之譖詐，而觀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或以全國內亂，懼我虜已故為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尚何和之足為？不報李綱時知洪州，上疏曰：臣竊見朝廷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

試為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過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親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禮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為親屬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承往過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為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問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意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與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幣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軍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賸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遇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為此固猶不可況土宇之廣九半天下臣民之心戴本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為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遂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切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帝不納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畧則答以大河為界一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遂有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逼藏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致死即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疏上皆慷慨激切且請軍騎請關面陳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招諭為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免而韓時劉豫既廢傳言金人欲立劉聖子南京以和定而止

九年春正月丙戌以金人通和太叔河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樞密草赦文畧曰上嘗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劉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國數字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虜自宣和以來狹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偕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懈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遺賄賞肆無厭之求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

范如圭請
建官詣河
南修奉陵
寢

王倫與元
龍友劉地

器

張盡言山

殿於橋橋

悉而出之

陳冀請決

者後復增

城而畏其

官

王倫至金
會捷懶已
謀逐賈拘

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其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敵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戊子。遣判大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從吏館校勘。范如圭之請也。戊戌。賜王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食書樞密院事。既又以倫為東京留守。與金人交割地界。二月。癸丑。以周鼎。陝西宣諭使。方廷實為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見先朝陵寢。曾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泰陵至暴露。歸以白帝。秦檜怒之。三月。丙申。王倫至汴。見金元九交割地界。得東西三京。善善府相臺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元九遂自邢州渡河而去。移行臺于大名府。五月。士儂張燾自河南還。奏上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讐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耻。帝默然。秦檜惡之。出燾知成都府。時金人辱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推刑部侍郎陳素上言。金每挾議。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屢劉豫。又還河南地。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為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為得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卒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為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為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幣多寡。聽裁。曾未淹歲。反復如此。且割地還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驕縱恣之詞。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察鑒前轍。益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冠至。苟破還和。則吾之振防武備。不害為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勲。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境土可復矣。秦檜憾之。罷素官。丁亥。王倫如金議事。金元九時言於金主曰。趙脩補盧虎主劉河南地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庚至汴。倫即解留輪。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趙檜。檜反金人款之。蒲盧虎記。曾觀皆謀。倫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不答。而令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勳官。問倫知健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尊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復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貨之還。曾無以報。反問氣我君臣耶。乃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南北士民之在汴者。而徙僑居汴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祁氏崩。金人秘之。十二月。李光飛。光初謂可因和為自治之計。故署檜不辭。及秦檜謀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擊斃陛下。

元元微維
唱分道入

檜以金人
販置為惟
使馮機探
帝意

王次翁謀
國權位遂
得人相

張九成等
諫和議檜
惡而詆之

范同請除
韓世忠張
俊岳飛樞

府以解兵
柄
元元毀莫
將歸謀和

檜奉還魏
良臣如金
何請奉誓
表往金

耳且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尤遂求去

十年春正月丙戌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五月己卯金元元樞離喝分道入寇元元

以歸河南陝西地為非計而張又言宋置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韓本然之及誅榷懶遂大開國

中兵於邠州命元元自黎陽起河南撤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元元率孔彥舟等入汴遣高祿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

兵下諸郡於是東京留守路允迪等皆已城降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撤離喝入同州趙永興軍

惟知軍事郭遂開門納之陝西州郡所至迎降遂進取鳳翔秦檜聞金人叛盟以其言不譽甚懼謂給事中馮檜

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家未測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檜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

勢必與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甯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意遂安秋七月丙午以王次翁參

知政事秦檜為次翁為中丞故凡可以為檜地者無不力為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元元次翁懼檜得罪因奏

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非黜異黨紛紛屢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成帝深

然之檜得其言遂引與同列由是檜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搖奪矣八月既祕閣修撰張九成等官九成等皆言

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邵州喻樛知懷甯縣陳剛中知安遠縣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閬州學教授毛叔

度嘉州司戶參軍九月罷諸大帥軍俱還鎮

十一年三月金元元渡淮北去時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于檜請除韓世

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奏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亦後至遂拜世忠俊

樞密使飛為副使並宣押至樞府治事復知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大喜遂罷三宣撫使以

其兵隸御前遇出師取旨九月莫將還自金元元欲議和莫將久留于金乃縱之歸以道意秦檜遂奏遣劉光遠

為通問使又十月壬午以魏良臣為金國稟議使時元元遣劉光遠還欲得官尊望者為使秦檜乃奏遣良臣

十一月辛丑金元元以蕭毅邢具瞻為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王子蕭毅等入見議以淮水為界求割唐鄧二州

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定議和盟誓乙卯以何錡金書樞密院事充金

國報謝進誓表使庚申命宰執及議誓官告祭天地社稷何錡奉誓表往表畧曰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為

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併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四十里外併西南盡屬光化軍為界邑沿邊州

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併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四十里外併西南盡屬光化軍為界邑沿邊州

命周業寺
分地昇金

邵隆不悅
到地檣斃
殺之

羣太后自
金還不敢
還湖聖車
中之語

檣屠程克
俊作赦文
以悅金

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李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聖命亡氏蹈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敝邑永為憑焉殺龍帝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為虛設十二月乙亥何鑄至汴見元虜遂如會甯見金主且趣割地尋復遣使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遂命周奉鄭剛中等分畫京西唐鄧二州陝西商秦之半以界金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為界於是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西北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里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今既畫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初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為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值和議成劉商與金隆甚快快徙知金州嘗以兵出虜境秦檜恨之徙知敘州檣陰使人斃殺之十二年二月癸巳何鑄還自金初蕭殺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夏四月金遣左宣徽使劉善以充寬主冊冊帝為大宋皇帝秋七月壬午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后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捍宮后恐其反覆呼役者畢集然後起詣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於金使得黃金三十兩以攜其眾由是途中無虞后將南旋淵聖臥車中泣曰歸語九哥與丞相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甯宮始知朝議遂不敢述淵聖車前之語已丑帝易總服奉迎徽宗及顯肅懿節二后梓宮奉安于德別宮九月乙巳以和好成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先三年通和赦河南新復州軍元虜讀赦文謂不歸德其國遂指為釁以起兵至是檣懼當制者不能悅金遂屬其黨程克俊為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况申遣使報許敦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其閭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啟國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遺黎讀之有泣下者甲寅遣使如金沈昭達賀生辰楊應質正旦賀禮俱用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

洪皓不屈
持室義之

皓留金十
五年論事
許檣出知
饒州
洪皓不屈
於劉豫

粘沒喝死
朱弁密疏
時不可失

兩錦綺千匹金循契丹例不欲而接使人故併遣使咸如之冬十月以皇太后同鑒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檜

以封兩國與蔡京同辭不拜十三年秋七月行人浩皓張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

成許歸既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冷山去會甯二百里地苦寒穴居百餘家陳王悟室

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麻布常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麵食之或獻取蜀棗悟室

持以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曰兵猶火也弗熾將自焚自

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臣之禮也悟室怒

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臣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淵為辭可

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屢請謀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朕

不知太后甯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弟落子金者盡力拯救之留金十五年而還

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忘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魏

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為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學士

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出知饒州邵初被囚於柞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為殿院責以

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在邵又以書言于金曰劉豫挾大

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從之會甯及還入見除秘書修撰

主管佑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具使事無成改台州崇道觀升初附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

一人受書還報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國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觀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

好登申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露外國猶主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即

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受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豫且誅之復欲易其官弁

皆誓不為屈語在四年九月又以書決洪皓曰金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

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君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

我幸矣眾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謔笑自若曰比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粘沒喝死弁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

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升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為獻。其詞有曰。數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拔龍鬚而莫逮。淚洒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俊曰。升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升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及太后。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贖武為至德。以苟安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納其言。賜賚甚厚。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而卒。十二月。金遣完顏暉等來賀。明年正旦。以金酒器六事。緩羅紗縠三百端。馬六匹為禮。自是歲如之。

十四年秋七月。王倫為金所殺。金拘倫河間六載。欲授以平灣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人益脅以威。倫自縊死。後數年。字文虛中亦以反誅。

朱熹戊午議議序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志其忠孝之誠也。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為之必報其讐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讐。不與其戴天。寢苦枕塊。不與其共天下也。而為之說者曰。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累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近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讐者。蓋有在矣。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提告。恢復之勢。蓋已十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已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之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議。蒙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讐敵之患。而倫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賤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天之經。

旋金刺槍
不中遂被
礮

起而不食
死

槍使徐嘉
論趙汝等
便與張
近等五十
餘人謀逆
殺成而槍
病不能書

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狙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槍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學忘辱為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為槍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廷其曰虜世讐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關左吏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為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警人役之嘆者一日進而立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曠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槍之罪所以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終則披虜勢以要君使人偷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適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

二十五年冬十月丙申秦槍死槍自和議之成擅國柄者十五年偷安江左專為粉飾太平計勸帝立大學耕藉田修舉黜陟殆無虛日帝之視學也命其子禮部侍郎嘉猷經司業高門講易泰卦知廬州薛弼承槍意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槍大喜乞付付史館自是四方祥瑞之奏日上舉朝晏然不復知有兵事矣殿前軍士施金候槍入朝挾刀刺之於道不中捕送大理獄槍親鞠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遂磔全于市槍懼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挺以自衛晚年尤銜恨舊臣不已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於一德格天閣必欲殺之鼎時安置吉陽軍槍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槍必欲殺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因不食而死槍憾未釋也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於觀槍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誦居汀州是是槍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於飲別厚餞必有姦謀詔送汾令於大理鞠問使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槍病不能書矣帝幸槍室問其疾槍惟流涕無一語子嘉泰請代居相位帝曰此事卿不當預遂命直學士院沈處中草槍父子致仕制命下而槍死會兩旋相位倡和誤國忘讐數倫包藏禍心却制君父陰納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具知之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性陰險深阻如崖岸不可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辯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為槍用事以誣陷善類為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沽名曰誣謗曰指斥曰怨望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槍自操以授言官識之者曰此老槍筆也自知惡極為眾論所嫉置邏卒布滿京城聞有議之者即捕治中以深文道路以目開門受

略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檜母事與帝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逐之。檜陞為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待帝言即政除之。由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其勢漸不可制。檜既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其畏之如此。

張洵曰。賊檜以建延四年冬十月自金還。紹興元年春二月。參知政事倉皇北來。不半載而登政府。入相未有易馬者也。既與呂頤浩交構罷位。榜罪朝堂。進用之路塞矣。久之。張浚薦復官。遂專相十八年。封王身死。享年六十有六。以王安石之得君。兼蔡京之久任。和議成而國是亂。遂為賊臣首。或曰。汪伯彥未第時。授館於王氏。檜嘗從之學。後曰。主和即伯彥志也。或曰。金主吳乞買以檜夫婦賜趙頌。見任用。括罕寇淮上。檜為草檄室撫所親見。其歸蓋金謀也。檜國賊狙逆無論。高宗構亦人主也。忘讐委身寵終無厭。獨何心哉。苗傅劉正彥之亂。帝諭歸營。洵等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朱淵聖歸。將何以處之。韋太后南旋。淵聖卧車前。泣願得太乙宮使。太后與誓而別。及居慈甯宮。遂不敢言。帝之忌凡而不欲其歸。其本心也。而性復畏敵。檜揣而持之。相得益深。紹興之初。道君未崩。帝即求如檜說之曰。朕引日不和。上皇與宣和皇后不能待。此終天恨也。紹興六年。聞上皇喪。檜又曰。今所存者。獨淵聖可以和我矣。始徽帝以愛親之名。而使之不忍不和。終教帝以拒兄之實。而使之不得不和。帝遂以為檜知我厚。我羣臣莫及也。辱莫大於事虜。而自稱為孝。害莫重於割地。而反號曰仁。至於殺岳飛而人道絕矣。靖康時。金人攻汴。求三鎮。檜上名機四事。力關和議。張邦昌之立。同馬伸進狀。乞存趙氏。當日天下皆賢檜。而不知異日所為。甚於邦昌劉豫也。游酢大儒。而目檜以藟。或胡安國說春秋。而薦檜於羣賢。紹興二年之逐。臺省正士。坐檜黨落職者二十餘人。張浚趙鼎並墮街中。悔無及矣。假令王莽死于建武。譙恭藻秦檜死于靖康。忠直著聲。豈非兩賢士大夫乎。天顧優以年而矜其惡。此固凶人之分必極。而大姦之醜必露也。檜與頤浩同事。則傾頤浩。與浚鼎同事。則傾浚鼎。飛死以後。殺機日動。趙汾之獄。浚等五十三人皆坐大獄。以病不能書而止。度檜初年。陰鷲樂禍。豈遂至此。而人老勢盛。騎虎莫制。由其下達然乎。帝構初。奇檜繼惡。檜後愛檜。晚復畏檜。厥念不恒。而同歸不肖。漢靈帝父張讓。而母趙忠。難以常情論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三

金亮之惡